



病中生起的光輝

《修訂版》

超越病苦的佛教智慧

佛使尊者著

聖諦編譯組譯

當我們面臨病苦，
還能用中道的精神對待嗎？
圓寂之前，佛使尊者留下這本書，
呈現佛教的臨終關懷，
您也來聽聽！

法味書院已出版：

- 1.《人類手冊》
- 2.《清淨的法流》
- 3.《盛開的蓮花》
- 4.《病中生起的光輝》
- 5.《智慧的遺產》

病中生起的光輝

超越病苦的佛教智慧

佛使尊者著

《修訂版》



聖諦編譯組 譯

法味書院 印行





ก่อนไม่ยัง

กรุณา

เราทั้งหลาย

พระกรุณา

ไม่เหมือนที่อื่นเรา

พระกรุณา ๕

คิดถึงว่า

คนที่ไม่เคยมี ๕

คือคนที่ไม่มี

พระอรหันต์

ข้าพเจ้าไป...

〈目次〉

【一】佛曆 2534 年（1991 年）重病時	7
【二】在生病和治療中對法念處的體驗	22
【三】佛曆 2536 年（1993 年）5 月生病時	59
捨離生命・喜愛涅槃	60
白內障手術	62
最後的法語	63
生病的日子	64
要如何繼續治療，又有誰有勇氣來幫助我	67
讓師父成為佛陀使者的典範	73
【附 1.】涅槃口訣	76
【附 2.】佛使比丘談滅盡無餘	78
【附 3.】佛陀的奴隸，永住不死	79
〈編後語〉真正的醫療	王靜蓉 82
請護持法味的譯經工作	林默 85
生活的法味——介紹法味書院	88

【一】佛曆 2534 年 (1991 年) 重病時

法師：師兄，近來覺得舒服一點沒有？

佛使比丘：這幾天，已經覺得比較好一些了。

法師：現在，許多人都很爲師兄您的病況擔心不已，希望您能夠去曼谷或是素叻他尼醫院接受治療。

專門負責此事宜的人說，素叻他尼醫院已經爲您準備好了，那裡有特別的病房可提供您做舒適的休息。

（佛使比丘笑）

法師：大家都很期望您能去，因爲那裡的醫療設備比較好。

國王也爲此很憂心地宣說：「佛使比丘是人民的導師，大家都應竭盡能力照顧他，讓他祛病延年，繼續成爲人民的慈航明燈，裨益社會。」

另外，曼谷方面的西里拉醫院，也同時準備好了，山雅居士非常擔心您的病

情，因此已經全部安排妥當……相信您去的話，病況將會穩定一些。

（佛使比丘只是笑）

法師：在那裡有好的醫療設備，特別舒適的病房，相反地，在這裡空氣很潮溼。對於心肺不好的人，並不適合。您住在這裡，已經十幾年了，身體也漸漸地老化，無法再繼續與這裡的溼氣對抗，等病好了，還可以再繼續工作，利益眾生呀，大家都很為師兄操心！

再說，搭飛機去，非常的方便，而且很多人都希望能聽到您要去的好消息，我來這裡也正有此意……等一下醫生就會來。

佛使比丘：伯拉威醫生什麼時候會來？

法師：很快就會到，今天早上十一點已經派車去迎接了！

伯拉威醫生：尊者，有兩位從西里拉來的醫生，昨晚已經夜宿在這裡了，您先休息

一下，可能會舒服一點。

至於，去醫院的事，請不必考慮太多。

您時常對大家這樣說：

「去醫院，如果使用醫療科技太過的話，身體將成為科技的試驗品，那樣就不大好！」師父所提的「應該要適度」這點，請師父放心，我們會留意。

佛使比丘：醫院往往只重視身體，至於心靈方面的健康就不重視了。

伯拉威醫生：是的，您先休息一會，我下午再來看您。

伯拉威醫生：去不去醫院，完全在於您的決定。不過，在醫學上，尤其心臟衰弱這方面，從多角度可證明，若是治療會使病情好轉一些。

但是治療時也會有危險，心臟跳動可能逐漸變得不規律，甚至停止。當然，或許不會發生這種現象，但是您的年紀較大，發生的機率也相對地增加，就好像

一般的中風病患，隨時會有許多突發的情況。單單就這一點而言，如果在醫院的話，有許多醫療設備可以運用來觀察和治療，並能為您提供更安全的防護。我們已經討論過了，如果您住在醫院的話，我們並不會讓各式各樣的醫療科技來控制您。而且，以醫生的立場而言，假如您去醫院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或是去了也無法治好您的病，那麼誰也不讓您去。

所以，我們的結論是：您去的話，痊癒的機會很大。

況且，治癒後您又可以繼續再工作，請師父就這三種情況選擇考慮一下：是留在解脫自在園？去西里拉醫院或去蘇拉工松醫院？

佛使比丘：（笑，不說話）。

伯拉威醫生：如果您去醫院，我們將會妥善的照顧您，而且不會過度地使用醫療科技，如切割、插管子等，這些都會盡量

少用，假使要用的話，也僅於調節心臟機能，使它能恢復正常罷了。

××醫生：不抽導管、不切開、不引流，不這樣也不那樣。

伯拉威醫生：是的，不抽導管、不插管子，也不像一般病人那樣做五花大綁……我們了解師父在這裡和住在醫院是不一樣的。在這裡，您是個受敬仰的修行者，有權自己做主。

因此，我只能把這些選擇提供您做參考。至於，去不去完全由您決定，我們都準備就緒了，隨時等您的吩咐。

佛使比丘：「以法的治療和自然治療為主要原則」，這是我一向的主張，您只要協助病人，讓他的生命繼續維持下去，就可以。然後大自然將會自行治療，能活多久就活多久，不必要求太多，只需適宜即可。不需求活的比佛陀更長，當事情已經如此，那就去了解、去學習它是怎麼樣的問題？要如何去面對？

即使要讓生命超過佛陀，也要讓它不造成問題，一切以依據自然的法則為主。自然法則將是治療者，各式各樣的醫務用藥，也只是幫助這個身體暫時不死，然後就隨著大自然、隨著法來醫治。若以高層次的說法，我們稱之為「法」，而一般的說法，稱之為「大自然」。這個原則，它已經存在很久了，還有什麼問題呢？我們可以來探討有關疾病、死亡、痛苦的狀況，使這些更加清晰，有一次的不舒服就會增加一次的智慧。

至於，在曼谷那一邊，對我而言，色、聲、香、味和觸的感覺，我都不能適應。

伯拉威醫生：是的。

佛使比丘：我曾經去那裡住不到幾天，就生病、發燒、牙齦出血而且鼻咽不適。

伯拉威醫生：那時候，師父您是去那裡學習的。

佛使比丘：當時是去學習，不過後來卻變成逃避。

每一次進去都覺得難以忍受，在佛教協會轉彎的地方有停車場，往返的車輛繁雜；在水上有船隻聲音，住在那裡除了讀書外，沒有提供其他有關了解生命的資料。

在曼谷住也只是去讀書，然而為什麼要讀書？為什麼要生存？

現在，我想談談兩個重點：第一，能夠幫助所有人類，解決所有問題，除了知曉「緣生法」和「依緣法」，且能夠確實地篤行外，沒有別的法了；第二，我們可以念誦重要經典，如十觀想、七覺知，會使病人好起來，這裡所指的不是一般的病人，而是對法有相當程度的人而言。這樣的情形是真是假？有多少的成份是真實，大家親自去試驗看看。

伯拉威醫生：要如何念誦經典？

佛使比丘：聽錄音帶來念誦，經文中會有許多東西，給對法有了解的人聽有幫助，但是，對不了解佛法的人，如此將形成迷

信。

伯拉威醫生：是的。

佛使比丘：念經、灑聖水，如果以科學角度來看，它有另外一種意義。即是使病人的痊癒的一種心理作用，如果病人了解「法」，將因法喜充滿而將能驅趕病魔。有一個老頭子，病得將要死去，有人拿挖取珠寶的事，詳細地向老頭子說明，讓他聽了生起希望。如此一來，老者將因欲望升起，想要去挖珠寶，疾病或許因此治癒。

伯拉威醫生：佛陀曾宣說過，如果具有四神足就可以永住一劫。哎！以師父您的情形，在我們這一群醫生周全的觀察下，是還可以繼續工作且生存下去的。

佛使比丘：（笑）

伯拉威醫生：師父，活著並不是沒有任何益處的啊！

佛使比丘：所謂的「一劫」是指在佛陀時代是制定為一百廿年為一劫。

伯拉威醫生：是的。

佛使比丘：我認爲（笑）我不會活得超過一百廿歲，我現在已經八十六歲了。若以一劫來看，我還有卅多年可活。

伯拉威醫生：希望師父您能繼續爲眾生工作。

佛使比丘：雖然沒有誰來請求，身體依然可以活下去。

伯拉威醫生：（笑）是隨著因緣所生法去發展吧。

佛使比丘：但是，我正在思惟，我的身體是不是還能用下去。

伯拉威醫生：師父您可能會去曼谷治療嗎？

佛使比丘：拜託！拜託！請不要再談這件事了。

伯拉威醫生：這裡和素叻他尼醫院比較起來是……

佛使比丘：拜託！拜託！請讓解脫自在園這塊土地成爲醫院，如佛陀生病時也是住在大自然之中，隨順因緣。

伯拉威醫生：是的。

佛使比丘：那時佛陀整天不停地走路，在夜晚時即入涅槃，他並沒有特意去尋找醫院。

伯拉威醫生：佛陀是不是到樹下，就決心放下的？

佛使比丘：是的，佛陀此時決心放下。

伯拉威醫生：佛陀走到樹下時很累而且口渴，於是阿難陀去取水。

佛使比丘：有關神通的事，是後來的人加進去的，然而以身體的本質來說，佛陀也會生病。這種病，西洋人稱之為痢疾，痢疾的症狀是一直持續不斷地流血。我相信佛陀是因為吃東西的緣故，而導致生病的。

我在印度學習時，曾見過從事這方面的研究者，佛陀死時所吃的食物，不是一般人所說的豬肉，是一種鍾苞蒟蒻，那是豬很喜歡吃的植物。

當時佛陀看見這種食物，就知道如果吃太多，會導致死亡。

所以，他獨自食用，同時吩咐其他人不要吃。並且於用完餐後將多餘的食物掩埋起來，這是佛陀最後的一餐，然後，佛陀就生病了。

佛陀告訴阿難陀說，去安慰純陀施主，不要因為我吃了這些食物致死而傷心。當作是殊勝的一餐，如在開悟前吃的一餐，吃了純陀供養的最後一餐後，佛陀就離開波伐，前往拘尸那城。由於他身患痢疾，流血不止，夜晚到了一個國王的園林，就在那裡準備入涅槃。他已經很明白，決心在此進入涅槃。

佛使比丘：佛陀是有意願這麼做的。

伯拉威醫生：耶！奇怪？以我身為醫生的感覺而言，為什麼佛陀只生了小毛病，卻只是走一整天的路，短短時間就安住，而入涅槃了，為什麼不是生病幾天才入涅槃呢？

佛使比丘：佛陀的死亡是經過善巧的禪定功夫。佛陀的入定，即是由初禪提昇上去，

再提昇到最高的定境，即非想非非想處定。這是僅次於佛教的涅槃，此禪定是佛陀曾從羅摩佛多水仙人學習來的，當他進入非想非非想處時，就停止，然後再下來、下來，回到初禪，之後再重覆上升、上升，到色界和無色界之間的定境就停止在那兒。

伯拉威醫生：是的。

佛使比丘：佛陀是從第四禪定中，而去關閉電門。我想用這個名詞——「關閉電門」。

伯拉威醫生：是的。

佛使比丘：有兩種死亡方式，其一就是「關閉電門」的死亡。

伯拉威醫生：「關閉電門」有如放下，如果佛陀不想入涅槃，就會拉回，而繼續生存下去。

佛使比丘：佛陀決定了。

伯拉威醫生：決定了，即放下，就入涅槃。

佛使比丘：還有另一種死亡，即是「油燈滅盡」。總之，有兩種死亡方式：一是「關

閉電門」，一是「油燈滅盡」。佛陀的死亡是屬於「關閉電門」，這是有動機的，佛陀在八十歲時就已決定。因此，佛陀入涅槃的那一天，剛好正是他決定的時刻。

伯拉威醫生：以前有些著作，很嚴厲在指責阿難陀，認為佛陀入涅槃，是阿難陀的過失。

佛使比丘：這件事情，希望大家能明白，這些說詞都是後來的人編寫的。

伯拉威醫生：人們寫來寫去，都在誣蔑阿難陀沒有請佛住世。

佛使比丘：這是由於佛陀曾經提供多次的機會，讓眾生來請求住世。但阿難陀沒這樣做。所以，最後雖然有人去請求時，佛陀也堅決不要，而決定去學習，有「關閉電門」或「油燈滅盡」的死亡方式。

醫生：我們剛好有這個機會，來奉獻並為您治療，參與並了解您的病況。波法師說，如果醫生們能集思廣益，便能利益更多人。尤其是在思想方面會更圓滿，伯拉威醫生也有如此看法，認為值得一試。

佛使比丘：關於什麼事？

醫生：是有關於治療身體這方面，想請師父指示。另外，還有一些事要向您稟告。

佛使比丘：有什麼事，就請說。

醫生：首先，要知道，您對於生病和治療有什麼看法？

佛使比丘：對於生病的感覺，覺得病的本質，就是「如此而已」。依據巴利經文的註解，叫做「此緣性」，也就是因緣和合。「因緣的組合是如何，它的現象就如何。」有生病的因緣組合，就會生病；有痊癒的因緣組合，就會痊癒。病痛的形成，就是「如此而已」。不必痛苦、不必熱惱，隨著法爾如是（如此而已），來治療病痛，生病是這樣；治療也

是這樣；痊癒或不痊癒都是「如此而已」。

法爾如是即是大自然，就這麼一個法則而已。隨順大自然法則；此緣性——此有故彼有；此滅故彼滅。隨著因緣，朝向正面或是負面，這一切都稱為「此緣性」。

僅僅只是因緣和合，不是好、不是壞。假如，只憑自己的感覺來認定，合意就好；不合意就說不好，這是一般人的看法。以「法」而言，它只是如此而已。這是超越生、老、病、死的態度，僅僅如此而已。然而，人的內心卻很難做到。如果能辦到，就不會有問題，也就不會有苦了。

該治療就去治療，不必苦惱。痊癒也是如此而已；不痊癒也是如此而已。這些字眼好像是戲言，但是卻是最崇高的用詞。

【二】在生病和治療中

所謂如來，即是到「法爾如是」的境界，不論對任何事物，都具足「法爾如是」的特性。若能去實踐它，那很好，可是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能篤行就會沒有苦，無論任何種族，如果擁有「法爾如是」的智慧，就不再苦了。沒有得失，沒有勝敗，沒有盈虧，沒有利損等等，即是沒有二元對立，這樣即能做到「法爾如是」。

我們時時刻刻都在隨著因緣，如此而已。痊癒、死亡或生病都可以，不必心情沉重且苦惱。

有病也是這樣；沒病也是這樣，這是最高層次的法。若要廣泛的運用，或許會很難。但是，無論怎樣我們都應該要努力去實踐。每個人都應該精進不懈，不因因緣改變，而形成苦惱。如此，在這

滾滾的紅塵中，將不會造成熱惱，一切就此圓滿了。

目前，對這種教育正在宣揚中，體會卻因人而異，有些人了解，有些則無法理解。並且，因為不明白，而形成一種衝動或流行的現象。

此外，大學生開始對佛法有興趣了。

醫生：生病有不同的症狀、種類，以及痛苦的感受，如此而已。法爾如是是比較理論的，不過要如何將身體與心連結在一起呢？

佛使比丘：它有它的因緣，它的因緣也是如此而已。對於身體器官或整個生命，都能隨著因緣本身去決定。

醫生：除了「法爾如是」的思想，還需要去尋找其他助緣，使它痊癒嗎？

佛使比丘：我們只需正確隨順「法爾如是」，之後，就能夠解決了。

（譯者註：「法爾如是」指隨順大自然的因緣，而獲得解決。）

佛使比丘：當無法治癒的時候，就必須隨著此緣性去運轉。對助緣來說，不恰當時，它將不能痊癒。若錯誤的話，則病情會更加惡化。

醫生：我還需要特別努力去探討嗎？

佛使比丘：應該去討論值得研討的事，太過就不好了。應該討論足以復元這個部份即可。至於剛好、正確、適可而止，即使是做對，也不要過度，如此即是中道；恰到好處，即是中道。恰到好處的實踐即是「中」；「中」即是恰到好處。不多、不少、不增、不減，即是「中道」。對一般人而言，他們會一直在追求好的一面（而不要壞的另一面）。然而就法而言，「正」即表示不多也不少，正確，恰到好處。

生病應該了解，它就是如此而已。如此一來，他就不會有苦了，也不再害怕死亡。不會因為害怕死亡而熱惱，很自然地、很自然地，就是這樣生、老、病、

死，是自然的事，就是如此而已。即隨順它特有的因緣，有時是看得到，有時是看不到。如果是身體方面的狀況，就比心靈的疾病更容易察覺。

醫生：醫生將為病人指出身體感受的變化，只是如此而已。

佛使比丘：當有苦受時，假如向他解釋，他能即刻明白，必定會出現「法爾如是」感受的身體狀況，就是如此而已，它必定會展現出「如此而已」，而跟隨著大自然去運作。

經文中有一段記載：

「受只是受，樂只是樂，樂也不必沈迷，受也不必執取。苦只是苦，不必害怕苦，安住於中道，不談及病痛這一回事，也不強調舒服的重要，只是如此而已」。有病況產生了，是因為與大自然的規律相違背。構成生命的聚集，有四大元素，每個元素，相互的關係不正常或不恰當時，就會產生反常的現象，所以就會生

病。只因我們不曾訓練，如此去了解，有時沒有耐心去了解「如此而已」，或「受只是受」。

一個深入佛法的人，他就很習慣於忍耐：受只是受。利用這個「做」為修定的對象，注意觀察病痛，直到看清楚，受的「如此而已」之特質，然後就能靜默的寧靜下來。如果是更高境界的行者，他將使心處於三摩地，而不去看病痛的感受，只是處於定境中；如證悟阿羅漢的行者們，就會專注於心，讓心處於三摩地，或用心的去領悟法、脫離苦，這即是超越苦和病痛，心就這樣地寂靜下來。

至於，從痛苦中解脫出來，感到滿足喜悅，這是對已知苦與已滅苦的人，聽了覺支經之後，才有如此的效果；而一般信徒生病的時候，只會隨著風俗習慣去念誦覺支經卻不會有解脫之感。有智慧的人，尤其是阿羅漢在重病時，也會拿

覺支經來念誦，隨後就不在意病痛了，只專心於體悟法義，病痛的感覺很快就消失了。

當內心對佛法感到喜悅和滿足，這樣便會使身體產生巨大的改變。甚至，有時，病會自然而然的痊癒。

總之，惟有具足高層次佛法的人，才能歡喜奉行，一般人是不能做到的。雖然如此，但不必太灰心，因為去篤行，比不去做更好，而且病痛會減輕，（至少也會感到比較不痛）。一切現象只是「如此而已」，就是這樣，還要怎樣呢？

痛在這裡，就感受它在這裡，痛就是如此而已。如果不是去體驗「法爾如是」，當一有病痛就疼痛得要命，痛得要死要活的，尤其是當摻雜「我」將要死或「我死」，我要死了，那痛苦將會更加劇烈的。如果呵叱「我」的執著走開，哦！它就是這麼而已，不過如此而已，它就這樣一點點，如此就容易。且迅速的自

己去治療自己，就不苦了。

如果會死，就安寧的死，微笑地去面對死。嗯！如此而已！

要死就安詳地死，要痊癒就很快地痊癒。如果還沒有痊癒也不必苦，以慧力來主導，即是以具有正念的心力，來主控對病痛的感覺。它只是神經系統的感覺，如此而已，並沒有所謂的「我的」或「你的」感覺。

醫生：是的，必須以中道的方式去醫治病人，但是醫生的治療和病人的配合必須恰到好處才會符合中道。

佛使比丘：所謂中道的方法，是普遍的原則，生病或沒生病，或者是各式各樣的事，都可以共同運用中道這個原則，即恰到好處。

如果是有關面對生病的事情，需要「正確」，必須要轉回去找尋正確的方法，這叫中道，恰到好處，即是不過份的好，也不過份的壞。恰到好處地去面對事

物，如此將能治好病痛。

正確、正中事物的核心，不多、不少、不高、不低，這叫做中道。有時，只是那麼一點點病痛，就小題大作，做過度的醫療，違反人的自然痊癒力，因而漸漸地減低身體的痊癒力。

醫生：我曾經看過一些醫生和病人，雙方都沒有做到「恰到好處」。

佛使比丘：那就是囉！他沒有恰到好處，也就是不正確，無法契入中道，正中事物核心。巴利文使用的Samma（正）為正確，和Majjhima（中），為中道之意。

在理論和實踐方面都要恰到好處，譬如服藥過量，或劑量不足，都不是恰到好處，「不過量」就是恰到好處，無論是直接地開刀，或其他的方式，都應該做到恰到好處、正確，不要讓它過多或過少。在佛法的原則中，普遍地使用這個名詞：「正確」和「恰到好處」。

「正確」也可詮釋為中道，它不多、不

少、不高、不低。恰到好處，這是法的原則；是在熄滅一切苦，不僅僅是熄滅疾病和身體的痛苦，而且也是熄滅心理方面的苦。

讓我們擁有正確和恰到好處的新思想，那麼苦將會消失，所以，佛教可以叫做「正確和恰到好處的宗教」。

這裡所指的圓滿，它就是恰到好處，並不是多溢出來的，而是圓滿。

是恰到好處地依據應有的部份，適當地去運作吧！

醫生：目前，大部份的醫生，在治療病危的患者，都把病人轉入加護病房(I.C.U)，並且使用抽吸器、心電圖及藥物來控制，以便讓生命繼續維持下去，直到病人只剩最後一口氣，這算是過份嗎？

佛使比丘：若是隨順事情的真相來決定，就是恰到好處。是過多或不足，都要依事實的真相來判斷才知道。

因此在這裡，我們可能無法去討論。我

們只能去看事件的真相和自我的真相，
把應該做的事情做到恰到好處。

醫生：您的意思，是要以「恰到好處」的態度
對待病痛，是嗎？

佛使比丘：要適當地對待病情，那病將會痊
癒，這才是正確和恰到好處。

醫生：有些病，我們知道它是無法治療。但是，
我們會盡力地去治。

佛使比丘：這是有其他的觀點摻雜進去的。即
是認為人一定要延續生命，讓它繼續存
活，直到最後的時刻，這是沒有辦法恰
到好處，是不正確的。如果勉強醫活，
已被強迫的因素介入了。

醫生：譬如像移植腎臟和心臟等大型手術，這
樣是一種太過的治療嗎？

佛使比丘：嗯！這是很難說的，但是佛陀有這
樣的指示，如果是超過「恰到好處」，就
是不應該做的事，便禁止比丘去做，讓
它隨著因緣去吧！

在佛陀時代，心臟要開刀幾乎不可能

的，但以現代的醫療而言，心臟開刀是很普遍的，很容易的事。但是開刀在佛陀那個時代是超乎能力所及，因此叫做「超過恰到好處」，沒有必要去做，而且死亡對於那些人而言，並不是一件難以接受的事。

醫生：如果，有個瀕死的人，當醫生將別人身上某個器官移植給他，請問這名醫生這樣做是過份了嗎？有罪嗎？

佛使比丘：這哪有什麼罪惡可言呢？他沒有惡意，所謂的罪惡是指不善的惡意動機，罪惡是因為愚痴，因為惡意。如果有清淨的動機，就不是罪惡，如果不是「恰到好處」，就是愚蠢的行為。

如果有其他被迫的理由，譬如，病人家屬不願意讓病人死掉，必須延長他的生命，這即是外在的強迫因素介入。如果要推測，就應該視病人的身體狀況而決定，這樣才是有清淨的動機！

做任何事情，尤其是有關生命的事，都

必須具有清淨的動機，譬如墮胎，動機也必須要清淨，心無罣礙，如此就沒有問題了。

法律的觀點和道德上的觀點不同。道德觀點是重視人的真誠和清淨心，如果有殺生的動機，就是罪惡。

醫生：是不是在疾病這個主題上，對於病人的治療，應該重視病人心理的狀態？

佛使比丘：讓病人具有平常心，去看見法，見到無常、苦、無我。如此，害怕就能減少，沒有害怕，病人可能很快就會復原，或者可能很安詳地死亡。

如果必須死，就安詳地死，不會有苦。實際上，沒有所謂的死，也沒有誰死去，更沒有一個「自我的主體」；沒有誰生，沒有誰死，只有心理的感受，就這樣罷了！

如果瞭解究竟的「法」，就沒有所謂的實體囉！沒有誰生，沒有誰死。如果還有個「自我」的話，那就儘量的讓它向上、

向善，讓它好好地死去吧。

醫生：師父，所謂「如此而已」的看法，是不是有看重醫治的必要性？

佛使比丘：那是病人的權利，要治療也可以，不治療也可以。當然，病人願意痊癒或願意死，這都是他的權利。

昔時佛陀如果想要治療病體的話，應該不會入涅槃，因為他僅是流血的症狀，不至於會死亡。

然而，佛陀並不想要繼續生存，所以就結束自己的生命，入了涅槃。有如關閉電門，沒有誰死；有如滅盡的油燈，沒有誰死。

以另一個角度來看，「死是一種藝術」，是安詳的死，沒有問題、沒有苦，沒有死亡的死；沒有「自我」的死，這就叫做藝術。

醫生：在醫學的看法，我們認為：目前的因緣，我們有卓越的醫療技術，就必須盡力去做，不停地去努力。

佛使比丘：這是醫生的道德，就病人來說，病人也應該有選擇的權力。生命的主人應有權力選擇，繼續生存，或死亡。

醫生：這是否牽涉到病人本身，例如病人活下來卻做無益生命的事，如此，是否反而讓生命敗壞？

佛使比丘：那就是符合他的心意，假若，對他而言，不想生存是恰到好處，那就不必為生存而奮鬥下去。

醫生：如此一來，它與贊同自殺、上吊、服藥自盡有何不同？

佛使比丘：人會自殺是因為不瞭解生命，因為憤怒、愚痴，才會去自殺，是因為了解得不夠圓滿。

我們應該要知道，要讓身體停止、熄滅，或者讓它繼續生存下去，服藥自殺必定含有一些愚痴、憤怒的因素，所以不能拿此事與生病時選擇死亡來相提並論。這不是「法」，不是所謂的「法」。

對我們而言，覺得足夠了就放下，讓它

熄滅，不必去尋求治療。不需要努力去找尋醫藥來治療，放下吧！

讓它熄滅，好像佛陀立志在三個月內將入涅槃，然後就真的，真正的在滿三個月時入涅槃。

醫生：另外一個話題，是在生病時如何做心理準備？做心理準備是一件大事，事實上要病人做好心理準備是相當困難的。

佛使比丘：我們有權力選擇，要生存還是熄滅生命？
只要能使它成為最好、最正確，那就好了。

如果要生存也要選擇好的方法去生存。

醫生：實際上，醫生所面臨最大的問題是：病人往往沒有做好心理準備，家屬的心也沒有準備好。

醫生應該要怎麼辦？

佛使比丘：醫生要盡最大的能力去幫忙，並且讓他們有正確的方法去面對生命。

醫生：我們也只能盡力讓這個身體活著而已。

至於心理方面的處理，師父您目前的看法如何？

佛使比丘：如果我們有這種智慧，也可以跟他說明。

您要讓您的心不要有苦，如此而已。

您的身體目前就是這樣，如此而已。

爲了不苦，或是減輕痛苦，您應該這樣思考，如此而已。

這樣，您同時將成爲心理醫師！

去做生理醫生，也做心理醫生。

因爲最重要是治癒病人使他不苦。

倘若，活著卻有苦，那又有什麼用呢？

如果，生存是那麼苦，倒不如死，還好一點。

生活得很苦，或者去折磨自己是一件極惡劣的事情。

總而言之，法或宗教，是要讓生命心平氣和，這就是獲得最終的利益。

心平氣和就是沒有熱惱，也就沒有什麼苦了，這樣就能心滿意足。生活就不會

感到沒有意義。能去做自利利他的工作，利益眾生，如此一切就快樂，讓生命清涼和有利益，這是佛教徒最高的層次。

阿羅漢是沒有自我，沒有我要什麼，我要得到什麼，或是失去什麼。他只是安住在中道，他不想要什麼的執著，也不渴望什麼；不膨脹、不收縮、不高興、不悲傷、不上升、不下降、不增加、不減少，生命是不增不減的。

有時候涅槃對於一些人而言，它是很高超的，有些人卻不需要。

但是，在佛陀時代，他們都需要。在未達到涅槃之前，他們可以熄滅較粗糙的煩惱，隨順次第地去熄滅痛苦，直到達到最高的層次（涅槃）。

即使沒有為他人做些什麼事，也是一種利益，是對自己做好責任的利益。

讓世人明白，生命這件事，是清涼的，以及有利益的。即使沒有利益任何人，

沒有任何貢獻，也可成為實證涅槃的典範。

我們可以呈現給世人看，生命可以做到安住，得到清涼。

如果，有智慧時，內心將是順暢、自在、清涼，沒有一個所謂的「自我」去形成問題。

但是，假如只是三摩地（定），那就有一個自我，還未發展成智慧，還有問題，他必須要感覺到要忍耐，必須要忍，如此便還不夠圓滿，還不能用智慧疏導內心。

至於讓嘈鬧紛亂的身體去跟隨有智慧的心，這樣才能達到真正的清涼，也就是生理、心理、智慧的最高表現。這樣也可說是有利益的生命。

因此，阿羅漢即使沒有直接地教導任何人。但是，呈現出來的生活，卻是沒有苦，這即是無上利益。

將身體、心靈方面分開來說，在心這一

方面，有時我們就要約束；有時候，也可以運用定力去控制。

但是，這不夠圓滿，因為是用意志去控制心，使自己不會有苦，這不是一種真正清涼的狀態，而是處在奮鬥、掙扎和急躁之中。總之，在身體、心理、精神上都要圓滿。

醫生：從師父生病至今已正好一百天了！

佛使比丘：有什麼事情還要解決的呢？

醫生：有一件事情，想向您報告，就是有關於您對自己的調適情形，是否可以讓我們瞭解？

佛使比丘：我儘量地調整自己，讓每一件事情變得很單純，也能傾向痊癒，儘量的調身心，處於恰到好處，以便能痊癒，我已盡力了，有心要讓它復原，就必須在做每一件事情時，都要正確。

如果是重病，無法立即痊癒，就必須要花費更長的時間去醫治它。但如果是病入膏肓，回天乏術時，就隨因緣讓它死

去吧！

醫生：我想要知道，師父您認為我們的治療，
是否超過「恰到好處」？

佛使比丘：在醫療技術方面，我不太清楚，不知道啦！

醫生自己應該知道超過與否，有時可能會太過瑣碎，太過嘮叨。

雖然不會有什麼好結果，但也不會產生什麼壞處。

這是無關緊要的，儘量讓它恰到好處；
讓它迅速地契入自然的狀態。

那才是恰到好處，如果過多，就把它調整回來。

醫生：那就困難喔！

師父，因為大部份的醫生，所熟悉的恰到好處，是要馬上去消除病痛，或是在藥物及各種儀器之下來主控一切。

佛使比丘：依據理論，就以理論為準則，有好的動機，我們要熟練它，越來越熟練後就能了解「恰到好處」。

不過度地吃驚，或不過度地大意，如此就能體悟「恰到好處」。

如果過度緊張、吃驚，它可能就超過「恰到好處」；如果大意，它將一無所成。

醫生：那「恰到好處」，是由醫生或病人來判定？

佛使比丘：它沒有關係到判定。

恰到好處，關係到好的結果，那是大自然的事情，它的改變是隨著自然的法則而改變。要恰到好處地遵守大自然，結果就會隨之產生，以人類自己的智慧，將能契入大自然的法則。

「恰到好處」，即是正確，過度好就不是正確，相對的，不足也是不正確的。讓它恰到好處，好像吃藥有一定的用量，這叫做「恰到好處」。

不會吃過量，對待任何事情，都必須使它正確，這叫做「恰到好處」。

依據正確的因果、藥量、時間，就叫做恰到好處。

如果不正確就沒有恰到好處。

醫生：所用的方法是符合「恰到好處」的原意。

但是卻違背病人的心意時，那應該要怎麼辦呢？

佛使比丘：那又是另一個問題了，與法沒有直接關係。有些病人對醫療的知識比較不瞭解。因此，產生恐懼、害怕等種種巨大情緒，醫生必須盡量讓病人明白，並使病人信任他。

這樣，醫生將有能力去依據正確、恰到好處來行事。正確和恰到好處的精神能運用在每一件事情上，不只是在醫生，或病人方面，無論什麼事，如社會、建築、經濟以及每個領域，都必須隨著正確或恰到好處。

如此，世界每個角落，每個方向，都能處於正確和恰到好處而呈現太平景象。如果，當有煩惱進來時，就沒有「正確」和「恰到好處」。

若是自私自利時，那就更嚴重了。

因爲，人只是唯利是圖，結果那就足以毀滅這個世界。

醫生：是的，師父，在您生病之後曾經告訴我們，您在病中所體驗的法。

我曾讀過您的修行日記，及您所記載的精彩內容，尤其是目前所談到的主題。師父在每一階段的病情，或師父所經驗過的感想，對我們的學習是蠻有幫助的。

佛使比丘：法或疾病是老師，可以讓我們產生智慧。

當然，外在的身體部份，也同樣可以增長我們的智慧。

醫生：師父，請您慈悲，讓我們知道，讓我們一起學習，不知您還有什麼重點，可以再告訴我們的。

佛使比丘：沒什麼，沒什麼要再做的，希望大家要運用正念、正知，不要放逸，如此，「正確」和「恰到好處」，就會產生。

醫生：在最初見面兩三天，知道師父的心臟病

情形，相當的嚴重。

佛使比丘：那時候，我沒有什麼感覺，任憑醫生處置。直到記憶漸漸恢復正常，有足夠的覺知時，才能說出一些思想見解。知道自己有一段時間喪失記憶。

當時的情形，我就不清楚了，是心臟病突發，或是什麼都不知道。僅僅只是睡覺。

醫生：記得在您生病的某一天，您講經說法很久，直到晚上還可以不斷地提醒別人，這樣會吃力嗎？

佛使比丘：那晚所說只是小小的一部份，我所熟悉的知識，什麼時候說都可以，可以一直宣說下去。

醫生也有醫生的知識啊，即是了解如何使身體健康圓滿，其次是體會心靈的知識，能體會三摩地——心智的圓滿。

如此，就有無常、苦、無我的智慧，有三法印，能很容易地去實踐任務，這樣將一直地處在「正確」和「恰到好處」

之中，就沒有問題了。

有清淨的動機，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阿羅漢已不在意身體囉！

死亡也可以，生存也可以，所在乎的是心中有沒有苦。如果心沒有苦，直到生命最後的時刻，好像關閉電門，或是熄滅的油燈那樣，也就是注意到心要放下，身體則隨順因緣。

如果，心的狀況良好的話，就能對身體有很大的幫助，即使十天沒有進食，也沒有問題。

在巴利文中，也把佛陀稱為大醫王，是人天的醫王。他治療眾生一切的疾病。

醫生：有些病人，想來醫院整形美容，如隆鼻等等。若幫他做，這樣是恰到好處嗎？

佛使比丘：想整形這種欲望多是因為煩惱或無知。

醫生願不願意合作，就由醫生或其他的原因緣決定，假如醫生與病人合作的話，醫生就是商人，因為這不是醫生的事，

而是生意人的事。美容這件事，往往是欲望多過理智。如果以心而言，美容只是爲了美麗，去吸引他人，比如使用美麗來謀生，或販賣美麗。我認爲這是精神上的妓女。

以解脫者觀點來看，能在身體、心理以及精神方面，使病人達到「正確」，如此，將解決問題，那也是很好啦！

病痛是一種問題，痛苦也是一種問題。即使是快樂，也是一種問題；貧窮是一種問題，富貴也是一種問題，解開這些問題，不要讓它們有種種的問題產生。成爲一位偉大的醫生，它的意思是，不限在疾病上，無論是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那才是醫生真正的榜樣。

但是，我們不能如此要求每個醫生都有這種能力，因爲如果能解決每一個問題，他就是一位圓滿的醫生。如果純粹只是爲人看病的話，這是指一般人眼中對醫生的看法。

巴利文之「醫生」這個字眼，即是解除疾病痛苦以及一切問題的人，無論是來自哪一方面的問題，人們都會被卡住。從負的方面會被咬住，甚至從正的方面也會被咬住，如果有問題的話，醫生就幫忙解決這些問題。正的或負的；舒暢或不舒暢；嘻笑或哭泣；高興或悲傷，都不要讓它成為問題。

然而，在原始經典上，說出「苦」事實上應視為修行對治的問題。因為，快樂它本身就有侷限，只是熄滅痛苦，使身體舒暢起來，得到一時的快樂，但是還是有另外的心靈問題，心靈的疑團要完全地解除，這樣才是圓滿的。

醫生：問題的本身，是不是讓我們生起智慧的助緣？

佛使比丘：是的。問題或阻礙，都是能讓我們在智慧中成長的媒介。

當我們思惟並去解決問題時，智慧就能增長。

人類遇困境都會與之搏鬥，智慧便能增長茁壯。

以前所有的成長，都是由於人類碰到問題和阻礙，因此才會不斷地進化。從不穿著衣服到穿著衣服，到講究穿著品味；居住從叢林洞穴到村落房舍，這些都是曾受到大自然的阻礙，而促使人們繼續努力尋找出路，並向前進步的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人們會不斷地碰到更新、更好的東西，直到目前為止，越來越繁榮，且越來越奢侈。

不必吃得太過，也不必玩得太過，太重視物質，會變成吃一定要山珍海味，穿的一定耍羅綺珠翠。

如此浪費是不了解「正確」或「恰到好處」的生活。

這就是現在普遍的生活情形。至於，在食物方面也是這樣。從古代野蠻人來看，他們會認為，哇塞！現代的人比天

神更享受，他們使用這麼奇特的電器，讓生活很舒服，感覺上比天神更好。他們之所以會自認為是天神，是因為他們將現代的人類，如天神一般的吃、住與自己相比，所以才將現代人歸類為天神，所謂的天神，就因此出生在世間了。古代野蠻人只是看到現代人的生活，便感覺到它是相當於天神般的生活。雖然，只有看到一些人家庭裡現代化的廁所，就覺得好到難以形容，像是天神住的樂園。

就「正確」和「恰到好處」而言，在物質方面，隨著時代潮流而改變，但在心理方面，則不會改變，在哪一個時代都是一樣的。若有慾望就有苦，沒有慾望就沒有苦。即使是畜牲，假如牠產生種種的慾望，牠也會有苦，只不過在於多或少，如此而已；因為牠不懂思惟，牠的覺知淺顯、簡單、不敏銳，甚至排斥慾望。而人類有頭腦去想、想、想、想、

再想。

在這個世間，雖然只是單純的烹調，卻花樣百出，蔚為風尚。純粹的進食卻被種種慾望環繞，不斷地變化下去，將永不休止。如此一來，問題就沒有辦法解決了。

對於每一件事情，如果不正確，沒有恰到好處，那就有問題，導致身體、心理、精神方面都愈來愈瘋狂。

醫生：師父說的沒錯，但是病人對宗教並不滿意，且不重視，以心理醫師的身份，應如何對待呢？是不是起初要與他們講三法印等佛法？

佛使比丘：剛開始必須使用他們所能了解的、通俗的、淺顯的語言，但內容的含義則必須「法爾如是」。

如果，他們不能了解那就困難囉！然而這是自然的、很平常的。他們或許無法了解，但是如果了解，那是很好的。這是自然的，它是必定如此。假如患有

癌症，也是很自然的，不必去傷心，或者我們以最簡單、最通俗的話來說，即使傷心，也是無濟於事。如果不傷心、不害怕，病將會很快痊癒哦！

去害怕、去傷心，就好像吃到禁忌的食物，會因為害怕而無法入眠，自我折磨，且慌亂不已。最好是不要害怕，病將很快痊癒。

但是這樣比較困難，如同身體有個地方癢，卻不去抓它，將很快就不癢，但是一般人卻一定要去抓它，抓得皮破血流，這真是件煩惱或愚昧的事。

您要這樣地告訴他們，要這樣做，要這樣想，要有這樣的決心，如此病痛很快就會消失，也就沒有苦了。要讓苦減少或消失，別害怕、別傷心，就如此而已。如果，以一般老百姓來看，他們會把這件事認為是業障啊！

事實上不是業障，這樣是對還是錯呢？是正確還是不正確？是恰到好處還是未

恰到好處？去了解真相的需要，以最正確的法語而言，就叫做「依緣性」。

所謂「依緣性」就是「此有故彼有，此滅故彼滅」。

當違反依緣性的法則時，就會在很多方面出現問題。

如果是正確的話，它將克制、停止、熄滅，直到結束問題。

直到另一個錯誤又重新產生。

讓我們盡量地、正確地跟隨依緣性。當有這個因緣，就有事物產生。儘量的讓它正確，如果不讓貪、瞋、痴生起，那是非常好的，如果已經生起，就必須正確地去處理它。

現在對佛法有興趣的人比以前更多，多多少少可能了解到正確的佛法。我們也可以觀察到，他們很關心佛法。因此，讀佛書的人愈來愈多，了解緣起法的人，也愈來愈多。這樣就能明白所謂的緣起法。人如果不了解什麼是依緣性，

就會隨著風俗習慣去說，而認為是業障、業障、業障啊！任憑業障擺佈，聽業由命，如果能認識依緣性，而去履行它，就不會聽業由命。

當有椿因緣起來，就是出現這件事的依緣性。譬如，有病菌侵入身體，就會有些因素來醞釀依緣性而開始流轉。

相反地，如果不認識，病人將會隨著傳統習俗的說法，而認為是業障，不僅如此，更嚴重地認為是犯沖鬼神或什麼的。

如果是一般觀念的人，往往會歸為業障而接受，如果更有智慧是正確的了解，就會去隨順緣起法則、依緣性，跟隨自然，如此就不會與鬼魂、天神、上帝、業障有所牽涉。

如果是業的話，它本身已經形成了，即是有那樣的規律，有這樣的因，必定有這樣的果。將會此有故彼有地繼續下去。

譬如，我們從母親的肚子生下，長大至今，都隨順「依緣性」地流轉，井然有序地流轉，沒有任何的介入，有人夭折，有人殘障，有人胖，有人瘦，這就是依緣性的現象！

我們對西方人也要教導這種佛法，讓他們了解依緣性，當違反依緣性的法則，就會產生問題。

如果遵守緣依性法則，就沒有問題了。

「依緣性」早已存在，如果違反這個真理，就有苦了。

能體會隨順依緣性就必定沒有苦。一個人有一億的錢，存放在銀行，然後把它當做是「我」、「我所有」，天天擔心罣礙，為它產生苦受、煩惱，就是未隨順依緣性。我們即使是對所愛的人，也不要讓他成為「我」、「我所有」，因為我們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屬於大自然的。

醫生：是的。師父從您生病至今已滿三個月，最初我們曾經協議過，預估滿三個月

時，對醫療做一個總結，然後來探討如何繼續治療您，即是我們也很清楚要用與大自然契合的方式來治病。

佛使比丘：要契入自然，符合平常之道。但是，目前還沒有符合平常，然而我也盡量讓它符合平常。我盡量吃營養的食物，盡量這樣做，那樣做，每天逐漸地符合自然，病一點一滴地好轉，更能走路，更能做各種事情，也更加符合平常。我愈來愈能正常地吃食物，但是不要過於刻意地注意食物。

醫生：以前，我們預估師父您大約在三個月後將會好起來，能從事講經說法的工作。

佛使比丘：可以，但是感覺很勉強。所以謝絕活動，只能私下討論。哎呀！現在要我在台上，持續一、兩個小時地說法，實在很勉強，也會疲倦。不過我知道，不久可能會恢復正常，大概再一個月吧！這並非虛度時間，我本身在生病中，體證到新的智慧，還未與任何人分享。

在這次，我體驗的比以前更好、更深、更多，我真是「賺」了好多好多。由於生病，促使我更深入地去學習，探討佛法。

疾病它並不隨順我的心願，它不願順我的心願，它是不正常的，又痛、又酸、又刺，經常無法入眠。我只是努力尋找工作方法來慢慢地調好。然後，我感覺到我愈來愈清楚地知道以前的一些盲點。

醫生：在我們醫生的術語裡，我們的結論是：目前師父您已完全脫離病魔的控制了，診斷卡可以取下來了。

佛使比丘：可能還要休息一些時間，再等待一些時候，讓它契入大自然的平常中。

醫生：今天，我所想要請教的重點，就如此罷了！

佛使比丘：請不要客氣，來談談、來談論吧！來啓發智慧，它可以幫助人類、社會，「法」是幫忙社會的智慧。

醫生：在我們的預測中，大概在下個月初，伯

拉威醫生將會再來。

佛使比丘：那也很好，伯拉威醫生是一位擅長佛法的人，透過他能讓人類更輕易地獲得利益，獲得功德。讓一般人從物質、身體方面的認識，提昇到心靈、精神以及智慧層面。

醫生：師父，那我們告假了。

佛使比丘：謝謝！謝謝您過去的恩惠！

【三】佛曆 2536 年（1993 年）五月生病時

佛曆 2536 年二月廿八日，佛使比丘因腦血管阻塞，經由醫生的治療，病情漸漸地好轉。

佛曆 2536 年五月佛使比丘腦血管破裂中有血，病況再度惡化，直到喪失知覺。弟子們以及隨行醫師，他們與師父討論到有關疾病和治療疾病的方法，且做了一些結論，也就是以下之記錄。（是在尚未生病之前，法師私下與這些人士對談，所做的記錄內容。）

參與人士如下：

波法師：現任解脫自在園住持

通沛法師：佛使比丘的私人助理祕書。

伯拉威醫生、神薩女醫生、松薩醫生、匿替帕醫生、嵩薩醫生、衛囉醫生、曼察醫生

捨離生命，喜愛涅槃

自從佛曆 2535 年（1992 年）二月以後，通沛法師與伯拉威醫生有同樣的看法，他們說：

「師父說，他可能無法復原了。師父連續幾個星期不斷地在談論著：『看來，我舊病將要復發。』在這個生病的四到六個月前，師父時常說：我想再住一年就夠了。」

除此之外，師父還跟親近他的弟子以及隨行的醫生，像是自己人一樣直接地說。

師父常有如此表示：想要死去，不知道拖著身體活下去做什麼。

實際上，不是他想要死，而是因為他什麼都不能做了。尤其是身體狀況使師父很難思考，因此覺得力不從心，師父他已經無法工作了。因為這個理由師父說不想活了。

——通沛法師

◎我有一種病，但是不想公開，即是「想要死亡的疾病」。

——松薩醫生 佛曆 2536 年三月

◎他將要死，但是別人不願意讓他死。

——曼察醫生 佛曆 2536 年二月

◎「我厭離生命了，也不再對食物感興趣，對一切事物都厭離了，愈來愈喜愛入涅槃。」

——多松薩醫生 佛曆 2536 年五月廿三日

◎師父常常提到，這個身體是因緣的展現。

——波師父 佛曆 2536 年五月廿九日

（以上的法語，是佛使比丘與最親近的人的談話，因為這些人了解法語。所以，佛使比丘才使用這種法的語言。讀者們，您可以從佛使比丘所著的「涅槃」一書中，獲得更多的理解。這本書，是佛使比丘在很多地方常開示的佛法。）

白內障手術

佛曆 2536 年 (1993 年) 六月十二日。師父已經接受醫生的建議進行白內障的手術，以便解決視力模糊不清所帶來的讀書、寫字的困難。

師父說：「死啊！我不怕，但怕失明。」

——松薩醫生 佛曆 2536 年四月

「師父不是個固執的人，如果有理由，可以向他說明，例如，去醫院做眼睛的手術，師父就同意。」

——伯拉庸醫生 佛曆 2536 年五月

最後的法語

「自從佛曆 2535 年十月十六日，結夏安居時，師父開示了有關涅槃的十九個主題，師父愈來愈常提到有關涅槃的事，無論做什麼事都要與涅槃相應。涅槃即是沒有境界，苦的滅盡。」

——神薩女醫生 佛曆 2536 年 5 月

「每一次進來看師父，師父都會說到沒有境界、沒有對立的心。」

——匿替帕醫生 佛曆 2536 年 5 月 30 日

「師父最近教導最究竟的佛法，讓我們感覺到師父要走了。他說出十種梵行(註 1)的事情，而以涅槃為最高。」

——伯拉庸醫生 佛曆 2536 年 5 月 30 日

「師父說，涅槃是佛教的核心，沒有人能清楚地表達出來。把涅槃口訣刻在黃銅版，放在佛使尊者法音紀念館，讓人們來觀看。」

——通沛法師 佛曆 2536 年 5 月 30 日

生病的日子

波師父的陳述：

「佛曆 2536 年（1993 年）五月廿五日，師父去爲大學生開示，然後回到茅篷後，信通法師來找我，他說：『師父現在很不舒服。』我隨後去找師父。

師父說：『我躺著，好可怕喔！以前的病又要復發了。』我就幫忙師父按摩。後來師父感覺舒服一點，也就睡了。睡了一陣子，通沛法師就進來了。

師父說：『通沛！把我的羅漢袋拿過來，收拾收拾，鎖匙就在袋裡，您就拿去吧！我不想帶著鎖匙死去。』

這彷彿是師父的遺囑，師父好像知道自己要涅槃了！

伯拉威醫生說，當他到達解脫自在園時，師父告訴他：

『我很疲倦，今天我什麼都不想做，走也走不動，飯也不想吃，什麼都不想吃，非常地疲

勞。」

我就催促師父去吃，師父躺著像要睡覺的姿勢。

通沛法師繼續說：

『這個時候，我們都知道，師父始終都在清醒中，也認為師父後來睡著了，我們也認為很正常，我們就一起出去，只剩下信通法師在看護。』

然後，信通法師說：「師父叫我：『通，我已經沒有辦法說話了！舌頭僵硬了。』」

我專心地聆聽，看師父還有什麼事要吩咐。我和波法師儘量聆聽，卻聽不出什麼，所以我猜測師父應該還有事要吩咐，只是我們無法理解，什麼都不懂，當師父連續說了四、五天，而我們反應出無法了解的表現時，師父就停止表達了，只有波師父聽得懂，他說師父一直到臨終前都保持著正念。」

波法師說：「師父背誦涅槃經，說：『無地、無水、無火、無風』，我始終都能聽出師父在背誦著，就是這樣的反覆背誦，有些段落我聽得

不清楚，大概可以理解是些類似無常的字眼。」

伯拉威醫生補充說：

「師父時常讀誦或說法著，我儘量坐著聽和去理解他的意思，聽得很清楚的句子，就是『不感覺是我的』，『不生不滅、不增不減』，然後又說到『和平』、『安寧』的字眼，師父吃力地說出這些重要的東西。」

通沛法師總結地說：

「這件事證明了師父不是昏沈地活著，師父在觀呼吸，經常處於三摩地中，使他隨時保持正知正覺，只是要不要把這個境界說出來。」

波師父強調說：

「這一次，師父做他自己要做的事，那也已經圓滿完成了。從師父背誦、念誦、修心的時候，已經圓滿完成了，對身體和生命沒有罣礙了！在我的感受中，師父已經準備就緒，要涅槃了，只剩下身體盡最後的責任。」

要如何繼續治療，又有誰有勇氣來幫我？

波法師說：

「如果，我們記住師父曾經說的話，也就夠了。師父說：『別過度治療』，一旦發現不行了，就應該放下，隨順大自然的法則和安排，這樣會比較好。這些事情就決定於親戚或患者本身，師父可能也一樣地在思惟這件事。別讓內心受到困苦，如果治療的過程是複雜煩亂，心靈也不會安定，應該讓心安定於三摩地。師父許多年來都一直這樣說，要依因緣行事，隨緣入滅。

當斷氣時，就隨順因緣去熄滅吧！

希望大家能夠做到「滅盡無餘」，這是師父的教誨，他也時常這樣教導病人。

師父教導說：別掛念什麼，讓它停止吧！別去抓取什麼，每進一次天堂去享樂，它仍有苦果。依佛教的看法，認為做到「滅盡無餘」是重要的。

當諸蘊將分解或熄滅時，這就是修行最後的

機緣了。

如果有誰能令心得以解脫，在那裡，就像阿羅漢一樣，所作皆辦。雖然是證悟阿羅漢已一百年了，其境界也是如此，即是結束了，這個時刻就是最後的機會了。

如果有什麼罣礙使臨終的人失去正念，那麼他就會憂慮，而不能通過最後的考驗。

應該放下，安安靜靜地熄滅。

因此，我請求醫生，如果知道師父已經無法治療，就必須讓他自在吧！最低限度也應該有二十、三十分鐘的時間，別去打擾師父，其他醫生也都答應了。」

佛曆 2536 年五月十六日那一天，師父與通沛法師、神薩女醫生之間的對話，回答一些也值得一聽的事，經過三位醫生討論和審查後，所記錄如下：

1. 師父問醫生，對眼睛開刀的事有什麼看法？

醫生回答說：「應該要動手術。因為這樣會讓您的視力好起來，使師父您在活著時，可以運用眼睛。」

2. 師父談及自己的年齡時，他認為已經超過佛陀了，他很想放棄了！

通沛法師說：「有個小孩掉入水裡，被人救起來，並送醫院，醫生有能力去救活。但是，這個小孩不能說話，無法接受指示，必須要透過橡皮管，給他食物吃。父母親和訪客都感到十分沈痛。」

神薩女醫生說：「請問師父，現在醫療的技術愈來愈發展、進步。誠如，通沛法師說的，像這一類的病人，不斷地增加，有時候病人的親戚們，無法忍受自己的親人受到病痛的劇烈折磨，曾經有人要求給他注射或做些什麼，讓他結束生命，以便讓他停止受折磨。我不知道如果醫生幫助病人死去，這是不是一種罪惡？」

師父說：「依據泰國以前的風俗習慣，這種病人和動物的安樂死會被認為是罪惡的，但是，在西方社會看來，卻沒有問題。」

3. 請問師父，目前泰國社會愈來愈受西方科技的影響，這類問題不斷地在增加，我曾經讀過John Steinbac的著作，書名是「困苦的朋友」，在書中提到殺死已經無藥可救且正飽受折磨的狗，爲了不讓牠繼續受苦，而將牠殺死，而且在書中最後，也有類似的情節，去殺死他的朋友。

師父回答說：「對於西方人而言，這種做法被視爲一種適當的解決之道。」

4. 神薩女醫生問：「請問師父，到底要如何照料病人才是合適的呢？」

如果去結束他的生命，就是罪惡。如果盡力去治療，那就是繼續去折磨病人和病人家人的心靈。」

佛使比丘回答說：「這完全要取決於當時的動機。」

5. 在這次的交談中，師父說：「當納粹黨戰敗後，希特勒的一個忠僕克林被捕後，就取出藏在肚臍中的一粒鉀氰化物的藥丸，服用後就死亡了！」

師父又說：「沒有誰有勇氣來幫助我們。」

「時間到了，就只有自己一個人，誰有勇氣讓我們成為這樣呢？只有我們自己能決定而已。」

佛曆 2536 年五月廿三日星期日，得知師父已經接受眼睛開刀的手術，這件事是由伯拉居士負責安排的，在這之前：

1. 師父曾經及並下決心地說：「希望不要再入醫院」

——佛曆 2536 年五月十六日星期日師父所說。

2. 師父曾經多次的談到：「我不怕死，我已滿足了」，甚至說：「不要帶著五蘊逃避死亡。」

——神薩女醫生

當有人向師父建議去做眼睛的開刀手術時。師父曾說：「死啊！我不怕，但怕失明。」

總結：

在生命還存在的情況下，師父不會否定生命的價值，且以「正確」；「恰到好處」；「適宜」；

「美好」為衡量標準。

——佛曆 2536 年五月廿九日 衛羅醫生

師父的近親安瑞居士，在佛曆 2536 年三月廿四至廿五日來探望師父，師父這樣的吩咐說：「現在，我只要走三十多步就會跌倒，如果醫生判斷我的存活率已經達到極限了，就請把所有的管子都拔掉，我不要再受折磨了。」

讓師父成為佛陀使者之典範

「我們以敬仰師父的立場來看，我們應該褒揚佛教，表揚佛教團體，表揚宗教；佛教是最圓滿的，師父是佛陀的追隨者，是佛陀的比丘，為世人解說許多佛法，但是我們應該考慮到人們能做到的程度；師父的教導有許多的層次，有些人做得到，有一些人做不到。」

通沛法師補充說：

「我們所應該知道的重點，也就是師父工作繁重，一連五天接受訪客的拜訪，並為他們作長時間的開示，十分疲倦。

一到晚上，師父就感覺很累，需要的睡眠比以前更多。師父常在開示。我們很難找到在一天中，都憶念佛陀的人。像師父這樣的貢獻，實在難能可貴。直到生命最後的時刻師父都在說法，師父已經成為佛陀的使者了。」（「佛使尊者」即是「佛陀的使者」之意）

——曼察醫生記錄

佛曆 2536 年五月卅一日

已經和每一位參與者核對過談話內容。

註 1

「十種梵行」爲：

1. 欲，是因素，
2. 作意，是發生處
3. 觸，是發生因
4. 受，蘊爲匯
5. 集，三摩地爲首
6. 覺念爲總監
7. 智慧是至高無上的
8. 解脫是核心
9. 不死（即涅槃）是應深入探討的對象
10. 涅槃是終極

【附1.】涅槃口訣

涅槃爲一切名相的相反面。

「諸位比丘！『涅槃』，那個狀態是存在的，那個狀態是沒有地，沒有水，沒有火，沒有風，不是空無邊處，不是識無邊處，不是無所有處，不是非想非非想處，不是這個世界，不是地方世界，不是月亮或太陽，這兩者都不是。」

「諸位比丘！『狀態』或『非狀態』，我們不稱它爲來，不稱它爲去；不稱它爲滅，不稱它爲生；不稱它爲生起。那個『狀態』不能安住，那個『狀態』不能變動，那個『狀態』不是境界。那就是苦的滅盡囉！」

——從巴利文 第25冊206頁，158卷

泰文版 佛陀口誦四聖諦（佛使比丘著）44頁

（編者註：「一切名相的相反面」用更清晰的語言來說是「合一，非對立」，真實地融於當下中，是思想的去除，真知的展現。真相是言語道斷的，我們應從看清思考模式與盲點，覺知當下做起。尊者的言語簡要，涅槃口訣也是參

考，勿落入思辯之弊了。)

【附2.】佛使比丘談滅盡無餘

「不要認為一定要學很多，且必須要很辛苦地去修行，才能解脫。只要真正知道一種真理，就能輕而易舉。當知道滅盡無餘，你相信就去試試看吧！當生病、死亡將來臨時，不要畏懼，不要恐慌，而產生憂鬱。注意！好好地觀照當下的『黃金時間』，守候瞄準，才能及時得解脫。」

「已經到達最後的時刻了，可別失去機會，提起正念，不要放逸，爲了諸蘊熄滅，以空心來放下一切執著，一切都不抓取，不成爲『我所』，要乘機行事（隨緣入滅），將更容易到達目的地，心甘情願地滅盡無餘，當不執取——也就是滅除『我，我所有』，便能通達涅槃。」

【附3.】佛陀的使者，永住不死

佛陀的使者，永住不死
雖然身體將熄滅，不聽話了
身體只是身體，要去就去
這只是一種隨著時間變化的東西

佛陀的使者，永住不死
不論是好或壞，都與佛教同在
將身心奉獻，來服務衆生
永不停止，跟隨佛陀的指揮
佛陀的使者，永住不死
不停地服務人群
如永存的「法音集」
嘿！朋友們！看到了嗎？
什麼東西在死？
雖然我死了，身體完全不見了
但是，說法的聲音
在朋友的耳中，依然清晰

曾經喃喃的法語，不會淡化
這有如我的法身沒有死
就像我仍活著這樣地對待我
就像我還沒有死，這樣對待我
像以前我還跟各位在一起一樣
各位有什麼事向我說
有如我與大家坐在一起一般，
我來回答大家

〈編後語〉

真正的醫療

王靜蓉

這是由法味書院的師兄師姊第一次以他們辛勤學來的泰文查字典，與法師合譯的書。

法味書院的譯書工作進行不易，「泰譯中」之人、經費都是速度延緩的因素。但是，爲了不負讀者的期望，我們終於譯出您手上的這本冊子。

南傳智者的文字簡單扼要，閱讀時尤重體會，如果身體力行在修行，便能在簡要文字中看見豐富意義。

本書爲佛使尊者在圓寂前與醫生、弟子陸續談話的記錄。我們可以讀到尊者屢屢以：

「法的治療」及「契合大自然的方式治病」
來告知醫生。治療時要做到：

「正確和恰到好處」

這正是我們學佛修行，觀察自己所秉持的「中觀」之道，却也是極難抵達的。

人性容易陷於兩端，不是太緊就是太鬆，不

是放逸就是壓抑，心弦不弛不緊的調整正是不可忘失的功夫，我們在成長過程一直在濫用心，不斷地學習分別、分別。分別藍花與紅花，喜歡或不喜歡，接受這個、丟棄那個……在這個過程中不斷用力和掙扎，却没有直接的了解。而我們的心就在這個分別的過程中遲頓！

以致於長大後要來學佛、修行，回到原點，恢復感覺與喜悅，學習與萬事萬物和諧同在，學習「正確和恰到好處」。

我們的教育太教導追求目的和結果，使得生活充滿掙扎，不能好好活在過程、活在當下。醫生有醫生的處境，所以盡力醫好病人，達到治病目的，尊者告訴醫生要符合大自然的原則。其實正在暗示人有自癒的能力，病是一個老師；作家瑪洛·摩根說：「每個人真正的醫療者是活在自己心裡。」

生命的美好圓滿不在於時間是否久長，尊者一再提醒大家。

即使是人生旅程走到最後，佛使尊者仍篤行著「無我」、無我所」的觀點來觀照一切，這個

病體並不屬於我，只是法爾如是地看待，才有了《病中生起的光輝》這些智慧和洞見。

請護持法味的翻譯與印經工作

法味的第一本譯書《人類手冊》是由章積法師從泰國帶來的。

初次接觸佛使尊者的法，我們驚喜讚佩；有時討論一行文字就花費半天時間，法師苦口婆心地為我們講解「法」。

「我們」是數位各有專職工作的學佛青年，撥出公餘時間一起翻譯並學法，獲益良多。

翻譯的地點或在家中或在茶藝館，最後甚至租屋。當《人類手冊》終於印出、流通後，我們收到無數的回響，表達法喜，「法味書院」於焉成立，我們要陸續將好的法與文字介紹出來。

《人類手冊》印行數萬本，索書者衆，遍及台灣各地，及後續的《清淨的法流》及《盛開的蓮花》二書，法師都堅持「法不販賣」，書僅贈閱，接受助印。所以，在印書經費的籌措與弘法推動上緩慢，需靜待因緣。

〈法味〉成員感謝向來護持我們的朋友，然而在最近發現經費幾近告盡之際，我們為讓書院的工作繼續，懇請諸方大德熱心贊助，讓法的智慧滋潤人心！

您的贊助不論多寡，衆生都感激。智慧法喜將由您的布施中散發芬芳，又回到您身上。



法味書院的前身是聖諦編譯組

「聖諦」，取佛說苦集滅道四聖諦之義。由一群學佛的年輕人和來自馬來西亞，至泰國出家的章積法師組成。章積法師自佛使尊者的《人類手冊》書中，受益頗多。法師自泰文一字不識的階段開始勤勞查字典，每日雖只能讀一、二頁文字，卻也因知法而歡喜。從《人類手冊》中獲益良多，體知修行法要，多年後也要將這樣的佛法帶至其他國度。

剛到台灣時的章積法師，國語的語彙雖然不多，卻能把佛法的滅苦部份詮釋得相當具體驗性。參與聖諦編譯組工作的作家王靜蓉談到她認識法師的經過：

「那時，我正體會到『佛法是對身心經驗的覺察』這個重點，正好遇見章積法師，他所說的『佛法只是苦滅和滅苦』這個要點使我獲益良多。」

章積法師慈悲地將南傳之法帶至台灣，接觸者都能感受到寂滅清涼的法味。聖諦編譯組之成員皆是知識份子，平日大家上班工作，尋假日時候夥聚，字斟句酌地討論、翻譯，受益頗多的是對法的深入體會。所以，一個段落往往花無數時間才譯完。

「聖諦」小組在各成員的家中或茶屋討論佛法，終於將佛使尊者代表作《人類手冊》修改完畢，費時良多。《人類手冊》由成員、有心居士集資而印，只送不賣——南傳法師堅持「法不販賣」。

譯出實用的《人類手冊》

《人類手冊》將佛法的滅苦之道精要、有體系地說出來，清晰明白。指出佛教的原則是爲了明白：

「什麼就是什麼的知識理論和實踐程序」。誰能夠明了「什麼就是什麼」，就等於了解三藏經典都在說明一切事物的本質——無常、苦、無我。並開導人們若要生活在不苦、沒煩惱中，

就得要不執取「我、我所有」。

聖諦編譯組以翻譯佛使尊者的書籍為主，其他南傳法師著作（如楊達法師）為輔。因著作多為泰文，必須經由泰文中譯再修改、討論，進行頗為浩繁。

佛使尊者是當代泰國著名高僧，他於一九二六年出家修行，特別偏愛體證大自然的真理，並不斷精研巴利三藏經典，加上親自在大自然修行所體證的佛法，為後輩修行人提供完整又深入佛陀本懷的修持法。他的目標是：為目前及未來的修行制定一套完整的參考系統；他的方法合乎科學，直截了當，實際可行：

「真正明瞭什麼是什麼後，將自然生起厭倦、離欲和解脫。」

「究竟圓滿的智見即是明瞭無常、苦、無我，沒有什麼值得攀緣執著。」

「心還在喜善厭惡的階段，就不能從束縛中得到自由，心就不得清淨。」

諸如此類的智慧貫穿《人類手冊》一書，清楚告訴讀者「每個人都可以注意觀照自己的

苦，來正確實踐佛教的本質」。

多樣的弘法活動

《人類手冊》譯出後，聖諦成員決定成立法味書院來繼續推動弘法工作。

在一九九四年由幾位居士租了一個空間，自掏腰包來支撐《法味》的開銷。法味書院除翻譯有益知見的原始佛法書籍，更不定期設讀書會，以專書的研讀和討論使知見更清晰。

法味書院的成立是在沒有僧團背景，沒有財力的情況下，只因成員們感受到原始佛教的質樸親切，實與一般人所認定小乘是消極、自了的刻板印象有很大不同。它直接教導人們：「就在生活當下看清生命真相，解開五蘊纏縛，止息煩惱憂苦。」這對許多徬徨於龐大經論、眾多法門而不知修行下手處的學佛朋友，是極清新有力的修行方式。

這些鮮活的教導，其實不侷限於原始佛教中。本來，在南北傳各宗派中都保留著這清純的原味，只是在流傳過程中模糊了。因為，凡

佛陀所說之法，本是同源而異流，旨在詮釋四聖諦、三法印。尤其是現代人，工作繁忙，更需要在當下觀照身心、紓解壓力。法味書院與大眾分享的就是「有次第」、「可檢證」的修行方法。

由法味所出版之《人類手冊》（已印行六萬本）、《清淨的法流》、《盛開的蓮花》、《智慧的遺憾》引起許多學佛人的回響，特別在佛學院學生、出家法師的反應尤其熱烈，大量請購閱讀。讀過這些書的人多被書中簡明實用的佛法感動，恍然有悟，原來佛法是以自知自證精神的體驗，非追求外在神秘世界與靈感經驗。

除佛書外，法味亦印製了一套精美實用的「大自然卡片」，捕捉大自然之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之境，配以修行法語，是值得收藏的萬用卡。此套卡片為提供想贊助法味印書工作者而做。

絕對的權威不存在

法味書院以根本佛法為學習依歸，以自知自

證的精神體驗佛法，依《葛拉瑪經》開示，認知到「絕對的權威不存在」。所有經典都只是修證指引，只有自知自證，才能達到解脫自在。

其次，以當下的身心為修行切入點，認為真實地生活於當下，才有戒定慧可言，離開當下只有追憶和妄想執著。一切佛法理論思惟，都須落實在當下身心的觀照。

佛法的修行表現在內心的覺醒、自在和慈悲。靈異現象和外在形式並非修行重心，佛法在人心，法味就在心靈的淨化中流露。

法味叢書⑥

《病中生起的光輝》

著者：佛使尊者

譯者：聖諦編譯組

美術設計：唐亞陽

出版者：心光出版社

地 址：北市萬安街 22 巷 13 弄 18 號 5 F

索書處：[西方蓮]

地址 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十一之二號 電話 (02)3951826

[觀音佛教文物精品百貨]

地址 嘉義市林森西路 35 號 電話 (05)2781325・2786959

[十如是佛教文物]

地址 高雄市光華一路 148 之 39 號 電話 (07)7229944

[林文道居士]

地址 高雄市三民區大福街 127 巷 3 號

電話 (07)7331799・傳真：(07)3817754

承印者：啓辰實業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六月 修訂版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玖陸陸號

・本書經泰國法施基金會授權翻譯，未經同意，請勿翻印。

助印請劃撥：15119694 王靜蓉帳號

非賣品

歡迎索取・歡迎助印

索書請直接至當地聯絡處索書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病中生起的光輝／佛使尊者著；聖諦編譯組譯

--修訂版.--臺北市：心光，民86

面； 公分.--（法味叢書；6）

ISBN 957-98643-0-6（平裝）

1.佛教-語錄

225.4

86006657

病中生的光輝



佛使尊者著

《修訂版》超越痛苦的佛教智慧

ISBN 957-98643-0-6



9 789579 864305